

# 回家

Olaf Olafsson

[冰岛]

奥拉夫·奥拉夫森 著  
熊德米 王黎 译

An impressively  
nature and  
wide-ranging book,  
both geographically  
and emotionally....  
beautiful and thoughtful.

The  
*Journey*  
Home

重庆出版社



# 回家

Olaf Olafsson

[冰岛]

奥拉夫·桑黎 著  
德米·王 译

The

Journey

Home

重庆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回家/[冰岛]奥拉夫桑(Olafsson,O.)著;熊德米,王黎译.

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02

书名原文:The Journey Home

ISBN 7-5366-5913-X

I.回... II.①奥...②熊...③王...

III.长篇小说—冰岛—现代 IV.153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58755号

---

THE JOURNEY HOME by Olaf Olafsson  
Copyright © 2000 by Olaf Olafsson  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Pantheon Books,  
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with the Marsh Agency  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2 by  
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 
All RIGHTS RESERVED

---

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 © 2002 重庆出版社

 **回 家**

(The Journey Home)

[冰岛]奥拉夫·奥拉夫桑 著

熊德米 王黎 译

---

**责任编辑 江 萍**

**封面设计 金乔楠**

**技术设计 费晓瑜**

---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印制第一厂印刷

---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5

字数 156千 插页 2

2002年9月第1版

200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000

---

ISBN 7-5366-5913-X / I · 1115

定价: 12.50元

一名冰岛妇女  
命途多舛的人生

一部融会意识流等  
多种文学表现手法的  
悲情小说





### 奥拉夫·奥拉夫桑

1962年生于冰岛的雷克雅未克。

他曾就读于布兰代斯大学，学习物理。

曾任索尼交互性娱乐公司总裁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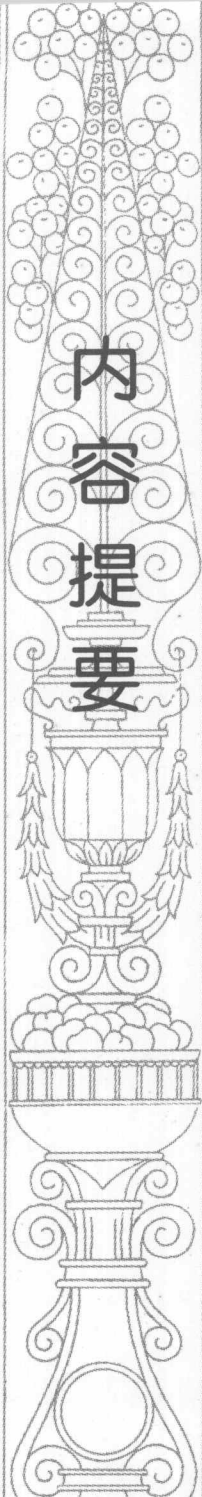
现任时代华纳数字媒体公司副董事长。

他创作了《赦免》等几部小说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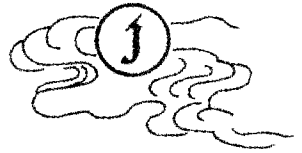
其中《赦免》由潘神公司出版。

此外，他还写有戏剧《蜗牛的盛宴》。

现住纽约市。



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。二十多年来，女主人公迪萨在英国过着平静的生活，她和好友安东尼共同经营了一家乡村饭店。当得知自己的生命快到尽头的时候，她决定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家乡——冰岛。然而，越往北走，那些她想忘却的事情却件件涌上心头：与母亲不和，未婚夫被德国纳粹杀死。为了忘却战争给她带来的伤痛，她在一冰岛富豪人家作厨师。然而，那里却隐藏了性暴力和政治暴力。最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她为一名德国崇拜者生下了孩子……这次回家，对迪萨来说，实际上是一次感情之旅。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敢于真正直面自己的过去，也是她第一次试图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。作者以一名女性的口吻，采用了意识流的某些表现手法，将现在与过去不断地交织，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。







我准备启程了。

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，发出熟悉的噼啪声。楼下厨房里还残留着昨晚烤苹果饼的香味。天空刚刚从沉睡中苏醒，一道粉红色的霞光照亮了东方。我的那只小狗好像早就察觉到我要离开。以往，在清晨的时候她总是闭着眼睛躺在壁炉边，而今天她却一直紧跟着我，在我腿边蹭来蹭去。整座别墅一片寂静，只有我一人醒了。每次一想到要回家，我总是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，现在也不例外。不过，这次我已是下定了决心，非得回去一趟不可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能改变我的初衷。

我打开窗户，迎面吹来轻柔的晨风，我深深地吸了口气。窗外的树枝上栖息着一只乌鸦，很像冰岛的红翼鸫。乌鸦那略带悲伤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田野被笼罩在一层薄雾中，布满露珠的草丛在微风中摇曳。今年冬天特别冷，而现在又是春天了，森林中积攒了整整一个冬天的落叶已经开始腐烂，散发出一股类似硫磺的气味，不过，这种气味闻起来不怎么令人感到太难受。树木终于卸掉



灰色的外衣，披上了绿装；和煦的春风携着小溪矜持的笑容，就像邮递员捎来了载满喜讯的邮件。

我醒来时看到两匹马在小溪边溜达。那时候才凌晨3点钟，我没有开灯，只是裹上一床暖和的毛毯，透过窗户注视着那两匹马。它们在皎洁的月光下缓缓向前移动。突然，其中一匹马像是受了惊吓，忽然间在田野上狂奔起来，冲到老马歇尔的小屋后面，从我的视野中消失，仿佛与暮色融为了一体。我回头再看小溪，发现另一匹马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时候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，于是，我来到楼下的厨房里，很想从昨天晚上的那些饭菜的余香中寻找出一丝镇定，除此之外，我似乎想不出更好的方法让我的头脑冷静下来。

我用嘴吹了吹壁炉里的余烬，又往里面添加了两大块儿干柴，屋子里很快就暖和起来了。昨晚饭菜的香味似乎更加浓郁起来，像一段记忆中早已忘却的往事。我期待着恢复我的嗅觉，重温那加了少许杏仁的炸鱈鱼的味道，那又鲜又嫩的野蘑菇的清香，还有那些在缸中浸泡了整整一个下午后拿去烘烤的苹果馅饼的香气。小狗在我身上来回地蹭着，希望我在她耳朵下面挠几下痒痒。我坐在炉边时，她又把脑袋枕在我的腿上。窗外渐渐地亮了起来，地平线上升起一道蓝灰色的白光，驱赶着笼罩在田野上的薄雾。

我又坐了一会儿，努力搜寻记忆中蘑菇和鱈鱼两种菜肴的美味，但无论如何都寻它不着，满脑子充溢的都是苹果馅饼的香气。“真是莫名其妙。”我自言自语地说。其实，我心里很明白：这些天来一碗一碗的苹果馅饼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涌现。第一次去弗乔卢卡塔的那户人家时，吃的就是这些东西，可我却一直以为，自己早已淡忘了那段逝去的日子。

我用那台老式打磨机碾磨了咖啡豆，打开茶壶下面的环状开关，然后走到楼上去把衣服换掉。小狗也一路跟着我跑到楼上来。“廷纳，”我说，“我亲爱的小姐，我走的这些日子里，你可得事事当心点儿，听见了吗？”



安东尼已经起床,我听见了他在位于我们两人卧室间的那个盥洗室里发出的声音。我觉得他今年冬天好像比以前老了许多,但他的性格却和从前一样,还是那样开朗、直爽。感谢上苍让我们俩保持一定距离,否则,我真不敢想象我们两人之间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。

他在盥洗间里一边清洗剃须刷子,一边轻声地哼着曲子。听到他“嘀,嘀,嘀,嘀,当,当”的哼唱声,我的心情也开始轻松愉快起来。

像往常一样,黎明前我又被电话铃吵醒。我蓦地从床上坐起,等着电话铃再响,可什么声响也没再听到,只有我梦里的东西依旧在脑中回荡。我虽然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干扰,但只要电话铃一响,我还是被搅得烦躁不安。

楼下大厅里放着我的行李箱,我上楼的时候就看到它们了,我略微迟疑了一下:那些漂亮的皮箱是战前安东尼的父亲给他的,在他们家肯定已有了几十年头,陪他们去过美洲和非洲,当然还伴随他们到过印度。皮箱做得很结实,用手摸起来,让人感觉到是那么的柔软舒适。

我透过卧室的窗户向外望去,一轮红日高高升起,温暖和煦的阳光轻轻地抚摸着田野上空的薄雾,就像一位母亲轻轻地抚摸着爱子的脸蛋儿。这次我一定要踏上归程,我决不会改变回家的初衷。

我习惯在厨房里的墙壁上挂一面镜子。它有时也并无什么特别之处:镜面上斑斑驳驳,镜框也有些松散。但每次有不速之客来访的时候,它却能派上用场。每当我靠近身旁的镜子的时候,我就会很快地照一下自己,当确信我的鼻尖上没有一点儿污渍,头发里没有撒上面粉,这才满怀信心、笑容可掬地出去迎接客人。另外,在镜子的下方还安装了一个小格子,里面可以放一些口红和粉饼之类的化妆品。



有一天，我忽然想起了初次见到厨房里挂有镜子的那个地方，那是在弗乔卢卡塔的别墅里。我想肯定是这家的女主人把镜子挂上去的。第一次踏进厨房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了里面挂的那面镜子。镜子不大，直径大约八英寸；有一个很漂亮的框架，纯蓝色的背景，上面是一些用手工描绘的小花，有白色、绿色和红色。而迪通饭店里的这面镜子相对来说大了一些，镜框也不是纯蓝色，而是暗红褐色，说起来它还是我和安东尼第一次打扫房间的时候，在地下室里发现的呢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近些天来这两面镜子在我脑中竟重合起来。我觉得自己好像脱胎换骨了，仿佛看见了二十多年前的我：那个为了不使满头金发沾上饭菜的气味儿，故意在头上盖着一块方头巾的小姑娘。我甚至还听到了楼上女主人的动静，闻到从书房中飘来的雪茄烟味儿。我已察觉到他的存在，于是我便莫名其妙地颤抖起来。我不知像这样恍恍惚惚幻想多久时间，待我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，总感觉到有些困惑，眼神中也有一丝怪异，好像我的神智刚从错乱中恢复过来。就在此时，我还能感觉到他一直就站在我的身后。

马歇尔沿着小路步履蹒跚地向厨房这边走来。他不时在小河边停下脚步，看看河里的流水。小河上的桥在薄雾中若隐若现。我和安东尼两人站在窗前看着老人。桥挡住了我们的视线，但不久马歇尔又出现在我们眼前，继续在向前挪动。

“他又要开始忙着干春天的活儿了。”安东尼说，“看，他似乎现在还想回去重新检查一下桥的栏杆呢。想必是发现栏杆上有些地方的油漆掉了，要不就是认为哪块木板松动了，或许是他又发现了别的什么问题。”

我陷入了沉思。我们俩静静地站在窗前，凝视着户外的田野、小溪和小桥上的老马歇尔，久久没有出声。突然，我感觉到有点儿



眩晕，飘飘忽忽的，于是我扶住窗台，坐了下来。

“你真的认为我应该马上离开吗？”我打破沉寂问道，“春季要做的事多得很，不出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的第一批客人就要来了。”

他拍拍我的肩膀，弯下身子吻了吻我的前额说：

“可你现在却偏偏要走。”

马歇尔走进屋来，我递给他一杯茶。

“桥上的栏杆需要重新上漆，”他说，“这事儿可不能耽搁。”

我们看看窗外：薄薄的雾霭中，我似乎没有看见有什么掉了漆的光木头，也看不出到底哪块木头松动了，整座桥都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。一切正常。

去年秋天，安东尼得知我的决定后，独自走到了一边。

我在温室里坐下，裹上毛毯，看着玻璃窗外田野上的薄雾。一颗水珠从那渐渐枯萎的藤蔓上滴落下来。我很感激他并没有当着我的面表现出他的绝望。

他走进屋，我拉住他的手让他坐在我旁边。他刚要开口说话时，我们俩同时注意到温室里有一只蝴蝶在花丛中飞舞，虽然飞得较慢，却显得那样洒脱，悠闲自在，浑然不知外面已是秋天，好像根本就不在乎秋天是否存在。

“我还以为蝴蝶都飞走了呢。”安东尼说。

“只有这只蝴蝶还没有飞走。”我应道。

“小时候，我每到冬天就会怀念这些蝴蝶。”他说，“有一次，我甚至还在梦里追赶蝴蝶。”

夕阳西下，我们俩静静地看着那只蝴蝶在缕缕阳光之间翩翩起舞。她那银色的翅膀在夕阳的映照下闪闪发亮，让人联想到在镜中闪烁的烛光。

埃利斯医生每周四下午两点至四点办公。他的会客室里有五



把椅子，靠角落的地方有一张桌子，上面放着一颗盆景，盆景上方挂着一幅特纳的落日图的复制品，画的颜色已经很淡了。每周四我都会去找他，但有时埃利斯医生会善意地建议我黄昏以后去，他说那样对我的身体会有好处。

我和他第一次聊天的时候，我说希望他在病人身上所花的功夫超过客厅里的那棵盆景。埃利斯医生表情严肃，不苟言笑，但我却注意到他那严肃的表情里隐藏着微笑。自那以后的几次接触中，他常常惊讶我在这个时候还有心开玩笑，特别是那次他告诉我最初的检查结果时。

会客室的窗户朝西，从那儿向外望去，虽不能说让人觉得无聊，但窗外所能看到的风景也的确有限：街道的对面是一排低矮的砖房，底层是理发店、书报亭和布庄，上面两层是单元住宅。理发店旁边是一块废弃的空地，男孩子们有时候在那里踢足球。不远处有一条铁路，铁路两旁有些蓝色的低矮的小屋。

“18个月。”在我的追问之下埃利斯医生终于说道。

“你打算把那些写下来吗？”

“12到18个月……”

“干脆就算12个月吧！”

快到中午的时候，一辆破旧的火车沿着铁轨吱吱嘎嘎地开过来，在小屋前的站台停下，疲惫地喘着粗气。在黎明和黄昏的时候是没有火车经过的，但偶尔却能看见一些燕子，像幽灵一样在街道对面的那些砖房屋，无声息地飞来飞去。

昨天吃晚饭的时候，安东尼站起来说他有话要讲。我们那会儿刚吃完我做的蘑菇和田螺，鱈鱼还没有来得及吃。我当时还在走神儿，也不知道安东尼是从哪里、在什么时候慢悠悠地站起来的。等我注意到他时，他清了清喉咙，说起话来。我们围坐在旧餐厅里那



张长桌子旁，没有开灯，只放了三只大烛台。桌子上铺了一块刺绣的白色的桌布，上面摆了一些蓝色图案的盘子，那是安东尼很久以前从巴黎买回来的，虽然剩下不多了，却也足够我们当晚之用。

我们一共有八人：安东尼、我、老马歇尔、打扫客房的林奇小姐、服务员领班肖恩·特鲁洛夫、我从附近老桥农庄请来的威克费尔德夫妇（他们供给我们松鸡、鸡蛋、火腿和奶酪），还有老马歇尔的女儿丽迪尔。丽迪尔是从布里奇沃特来的，她的丈夫是一名医生，他们有个五岁的儿子。那孩子时不时到我们这儿来玩，而我并不喜欢让他到厨房里来陪我。他常坐在靠墙角的那张桌子旁。桌子的一边是锅灶，另一边是窗户，从窗外望去，透过那片田野，能看到小溪对岸的马厩。

我经常顺便给他一些东西吃，他慢慢地品尝，一句话也不说。高兴的时候，他还跟我一起唱歌。不一会儿，太阳从云层里露出笑脸，透过窗户，给整个屋子洒满了阳光。阳光把他的影子映照在镜子旁的墙上。我放下手中的勺子，久久地注视着他。他那印在墙上的影子好像突然间有了生命，这种生命力属于任何一个孩子。看着他那平静缓慢的动作，我陷入了沉思，直到他问我话的时候我才回过神来。他说：“我可以再吃一块面包吗？请您再给我唱一首歌好吗？”

刚才我提到安东尼站起来说他有话要讲。自从我们一起住进这里——如果可以这么形容我们之间关系的话——我们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：每年秋天，在我们的房间向客人开放之前，都要举办一次晚宴，邀请所有员工和附近一些邻居，尤其是那些为我们提供食物和帮我们照看过那家饭店的人们。

不可否认，最初几年的这几个晚上若要做到笑迎一切确实有点困难。大家都知道，经营旅馆还只是一个开头。我一直都在为此事而感到自豪，我想努力把这家旅馆经营下去，可也只能是勉强维持罢了。我总是任劳任怨，努力使自己不去计较当地客人对饭菜的看

法；在那段战时封锁定额配给的日子，他们觉得那饭菜很难吃，我历经了千辛万苦才在温室里种活了蔬菜，也没有能讨好。他们就是这样的愚昧。“一群庸人。”我对安东尼说，“我决不会因为他们的灰心丧气的。”

在最初的十一年里，霍尔赛小姐一直都和我们住在一起，但现在林奇已接替她干了六年；特鲁洛夫从我们开张以来一直都呆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干，他的工作让我们感到非常骄傲；老马歇尔自打安东尼记事起就一直住在他家全心全意地照顾安东尼，与其说他是一个忠实的奴仆，倒不如说是一位铁心的大哥。

像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，今年我们又开始在平静中期待今天这个晚上的到来。不管怎么说，它毕竟预示着夏天的开始：明朗的天，敞开的窗户，洗衣室外晾晒着一排白色床单，随风飘扬。整个旅馆就像户外的野草一样，重新恢复了生机；关闭了一个冬天的东厢房又住进了客人，楼梯又被客人们踩得吱吱嘎嘎地响；灶台又开始从早到晚不停地忙碌起来了。尽管安东尼竭力想掩饰内心的激动，但我还是看出他已很久没这么高兴了。好在孩童时代他就受过类似的训练，不会过分地不合时宜地流露自己的情感。只是在今年春天，尽管他一再克制自己，但那只不过像一层薄纱，怎么也掩饰不住内心纯真的喜悦。

“春天来了，”昨晚他微笑着对我说，“很高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：接下来的七个星期，我们的客房已全部被预订了！”

威克费尔德夫人首先鼓掌，打破了沉寂，紧接着其他人也都纷纷鼓起掌来，好像是为宣泄他们的情感找到了一个突破口。

他告诉他们，我们的客房已从 22 个增加到了 24 个，既然东厢房的休息室和游戏室早就被当成客房，我们也就干脆把它们改造成客房使用。

“我有一种预感——也许不该说出来：让一个人的期待值过高终究不是件好事儿。”他继续说道，“但我觉得，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





些客人被列入到新的预约名单中去。”

他开始有点激动起来。我知道他还想说些什么，于是我一直低着头，希望他不会在这个话题上大做文章。像往年一样，他首先要对在座的各位客人进行一番赞扬。先是林奇小姐，他说，众所周知，正是她的努力才使得每一间房子干干净净，舒舒服服。最让他体会深刻的一点是，客人们旅途劳累一天后，多么期望回到房间时能见到一束鲜花，听到鸟儿的歌声；多么期望能睡在松软舒适的床上，盖上暖和的被子（可我觉得他把被褥比作搅匀的奶油未免有些夸张）。

肖恩也同样得到了他的表扬。

“你让每一个人都觉得你的工作非常出色，你应该得到我们的感谢。你和你的同事们总是兢兢业业，总是让人感到无拘无束，又能随喊随到。”

他还说，威克费尔德夫妇喂养出了他所吃过的最好的山鸡。

“你们和我们一样，心里总想着客人的幸福和安宁。”

最后他拍了拍老马歇尔的肩膀，清了清喉咙，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。“我亲爱的迪萨，”他压低声音说，“在旅馆处于最艰难，最阴晦的日子里，是你给它带来了生命和灵魂，是你让我这些年来能有机会始终陪在你身旁。”

我站起身来扶他坐下——或更确切地说，硬把他按回到了座位上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”我说，“你最好还是别说了，不然的话，大家都得哭了。噢，鲑鱼做好了。”

我们都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他把手伸到桌子下面拉住我的手，时不时地紧捏一下，我知道他仍很激动，我亲爱的人。

“迪萨明天就要回冰岛了，”他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，“二十年来这是她第一次回去，让我们为她的健康干杯！”

客人们都举起了酒杯为我祝福。据从厨房飘出的香味儿判断，苹果馅饼马上就要熟了。

